

王臨川全集

埽葉山房印行

記序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馭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歷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湍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

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眾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階之叢史

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六合天下之理者則理天下之興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

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揀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

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求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三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旣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廷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閔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文字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士遊於斯舖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

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事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何也蓋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祭享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庫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雜上之法而苟

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叟亦皆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姦疆帖柔隱誦發舒旣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



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其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二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調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調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二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曰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廼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揀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曰民非

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善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七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合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子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目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卻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闕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

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嗜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旣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旣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歷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旣歎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馭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

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刑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愆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于幽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鄞縣經遊記

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碑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

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悔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子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  
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  
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  
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沖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  
慶歷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於寢浮屠之所  
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  
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  
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  
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

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

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  
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  
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  
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  
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  
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  
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  
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  
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  
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  
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  
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汎泉二萬宗命溝井  
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於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旣甃善



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旣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樓與三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畱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畱而觀復興全識子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歷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畱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婿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於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

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壘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旣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眾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可憂

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客細徧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闕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屬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蟠若踞若伏若鶩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子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眞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

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尙未足以爲多也眞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匾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闕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眾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瀆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旣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忤質靜而無求不伎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聞之懷漣皆今之爲

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  
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  
八卷於京師歸市甌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  
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  
而因瑞新以求子記其歲時子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  
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  
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錢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  
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  
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於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  
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掩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  
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  
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  
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

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卽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闕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今大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蕪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埽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埽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歷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牕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陞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窗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



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  
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  
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  
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  
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  
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臺臺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  
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  
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  
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  
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

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願臣等所聞如爨火焉豈足以廣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棧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繼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

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尙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嫺開封府推官尙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旼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吏尺首

無所願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錄其忠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未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子之令鄴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子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翟之文章楸枿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翟之文章榘枿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閩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鑿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宦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

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縉紳多聞之初君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

三臣集 卷二十一  
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尙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

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



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昇子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歷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

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裳如大襦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眾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學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巳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旣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已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衰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誄於不已知不予愚

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弼於中而祿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子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子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祭文 哀辭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克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滄頤以薦食酒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畱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曾曾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醞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獠狂敢齟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

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  
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  
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廩庫逾空  
和其色辭傲許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綿惡粟閔死憐窮惟是  
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鏗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畱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頽  
如翁俛仰悲歎超然一世皓髮黧面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繼繼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  
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寡故財無以殮力無以賻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於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獻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遊逸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遠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尙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於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冢嗣續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第僚於公之殯祇薦羞醪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嶢嶢始逢君之執鞞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眾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眾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墁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天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說以死方其生時嘗告

前隆公後性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虔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尙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尙饗



祭馬圮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爲時能吏剴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於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據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慙者則已行義旣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已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禔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躋誰謂我去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公會幾何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醮棺前廩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暮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

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蠅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  
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學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  
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  
困厄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蹟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榮彼石可誌於丘雖不  
屬我我其祖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忤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旣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  
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  
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嗚呼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  
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疆兮索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  
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喪車兮啟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願笑語兮

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華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酌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祭吳侍中冲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苗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轅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旣億耗句辭能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間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歔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道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遠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忮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畱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嘻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泄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醜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於朝縉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於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旣藏於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元道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  
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  
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  
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  
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士則  
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  
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  
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尙有知  
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强卒躡窮巴乃命  
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  
不逮於孤古不肯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  
於南邈迤綢繆顏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  
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祭刁博士釋文

惟君其先蔽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卽位開延閣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惠間關楚蜀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泰亦眾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翼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恥奈何終窮命也

纏綿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釋然爲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雨嗚呼已矣

### 祭北山元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於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尙饗

###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窆空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 祭程相公琳文

爲高若  
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疆疆不苟其爲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於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願我無狀辱公等侂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 祭秦國夫人文

爲高若  
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於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



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於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潤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於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於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擬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  
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  
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於大廡下惟神全死生  
之大名開聰明於一方霈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尙  
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  
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  
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曩以郊原旱暵  
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自失遂祈福於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  
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  
牲醴奔走歡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尙饗

李通叔哀辭

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  
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

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晬然類君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畱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

修要歸於道兮不入於尤卒聖者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猶嗟  
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  
匪賤窮羞曰予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暇邪志蕩夷兮正氣獨  
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侑曰子興兮羽儀於世吾君德澤此兮瀉滴固偷孰  
神不隳兮隕子於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遠子之不就兮  
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穢於棺兮誰坎於土予欲慟哭兮子豈有  
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秦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於思兮孝於父母施於族婣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  
藐藐兮其子戮戮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王臨川全集卷二十一終



神道碑 行狀 墓表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

言則感心自仁宗卽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嘗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毋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尙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訕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李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

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儔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歷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尙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尙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耐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耐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旣而敕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月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畱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卽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



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自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眾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畱爲祥源觀使旣而以尙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胼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旣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荅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

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卽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尙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尙書比部員外郎田尙書駕部員外

郎青尙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衰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於殿中登闕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綵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峰鄉支流村奉敕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  
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  
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  
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  
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  
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  
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  
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反秦隴  
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  
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廷讓敗於君子  
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  
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於冀州端拱元年  
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

兵少而積粟多斂其腐尙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眾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卽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眾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眞宗卽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眞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

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  
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  
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  
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  
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覲邊會上元開門張燈  
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  
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澶以  
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  
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虛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  
卒數十萬逗畱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  
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  
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  
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  
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  
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

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眾眞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特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眞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畱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眞宗輒使閣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眞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眞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

侯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  
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  
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眞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  
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眞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  
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眾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眾雖強必克維公之敏  
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子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子  
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於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  
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  
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養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墜道  
永矣其詒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功開國於始平  
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慄



慨有大志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於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尙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

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會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公不釋帶以待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第常欲上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日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三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辦裝嫁之如已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諡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諡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誅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眞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頌頌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

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虎指麾進退受若兒女武室以誅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敕公拜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予釐爾勤授之旄節畱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尙書中書賜爵國公胙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衰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尙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錫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人譽用多主推御史待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  
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  
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子汝嘉閉陷  
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敕還  
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畱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  
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皆  
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輪浙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  
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於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  
往裨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於鄂於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輪煌煌  
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  
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眞宗新陟罪垢  
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  
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闕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趨歸  
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紕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  
伐閱積遷給事於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

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於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於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尙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

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皆必書官正

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尙書虞部比部駕部

員外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

倉知密州江州知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

興化府知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

知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年蓋其行事可記者眾矣而

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

餘財以續之所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

以恤人者盡矣然尙緩刑況今哉卽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

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

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

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

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眾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

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

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眾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

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

三編川全集 卷二十二 掃葉山房石印

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畱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旣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

常寺大祝女四人長適大里平寧柳安明大適王在

氏漢太丘長諱實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尙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謀羣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於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



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尙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尙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尙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

馬政士初尙書未老棄其官以歸

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尙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尙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秘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尙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尙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氏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遷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尙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

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誰人不疵嗟亦有  
二子爲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  
以宮就待天子之仁旣具祉福考終大耋追榮於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  
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  
而具眾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  
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  
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  
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  
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  
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歷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  
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  
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卽

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  
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  
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  
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  
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  
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  
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  
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  
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闕略其細故與賓客談  
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  
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  
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  
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  
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  
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尙

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  
适邁適嘗從子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  
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  
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  
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  
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  
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瘵毒旣除膏熨  
以治方遷旣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  
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  
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於高陽關契丹內侵

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諡  
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牙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  
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乎其親而公  
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卽位則再至三  
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  
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  
葬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  
不屈以詒祿於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  
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顒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  
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一人早死棻今爲尙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二  
班差使棻今爲右班殿直棻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啟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  
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操戈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沈於戎唯義  
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  
石道周

故淮南江淝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尙書工

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爲廬陵人公曾祖諱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糶償之所採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爲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卽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殿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殿議詘中貴人妄告兩浙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橫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

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  
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鵬鷺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鸛代之宜州蠻  
爲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  
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  
秦珏爭銀冶殺珏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珏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  
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珏者而邊遂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  
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制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  
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制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制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以官卒於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歷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  
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  
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爽皆進士汝礪終太常  
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祈陽縣令故  
累贈至尙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  
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曰

蕭氏食鄴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於唐人不絕史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



長沙使乎御史於宋初家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以相哀嗟

尙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業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尙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譽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寢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中尙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湘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

歷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懼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齎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曾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卽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愨遵路遵彝遵路當天聖初善爲古文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度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愨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尙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玟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尙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歷五年旣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

二四八  
卷二十三  
十一  
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眾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滎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畱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屬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浙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浙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畱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修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

年六月八日也畱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陳氏賻氏最  
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  
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  
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畱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  
縣令葛初平尙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  
強果辦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於衛州新鄉縣貴  
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  
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啟迹澠池終功澗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於大喪曾不及  
皤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隴追秩榮矣哀如  
之何

贈禮部尙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倣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眞宗初卽位以進士  
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卽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  
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

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糺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畱事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卽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卽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旣而又以爲尙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尙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旣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卽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畱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尙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諡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

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畱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眞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尙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闕門祗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尙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閱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羣獻候候御於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眞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墮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間上不豫乃讒乃逐旣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

二  
隕於腓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廢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

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乞士不置人宮青魚斤易召乙人

詰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

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櫬無弟妹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眾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眾人多怨者公卽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



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  
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  
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  
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尙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卽自將騎  
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  
西上閣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  
再移眞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  
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眞宗畱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  
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理驕於武延鹹泊撥臧倔強於平  
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  
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  
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  
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卽  
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

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  
囉遵果悉眾號十萬寇二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  
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畱等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  
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  
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  
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畱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  
旣貶寇萊公卽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部署又降容州觀察  
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  
察畱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  
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  
處乃以爲眞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  
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  
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  
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類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  
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

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稅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於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於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嗚呼囉聞公姓名卽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旣請盟眞宗於兵事尤重慎卽有邊事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眞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僕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互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閣門祇候請三班奉職詒右班殿直

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葬  
眞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  
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  
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  
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爲歸  
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  
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  
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  
於是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  
分功紕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  
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  
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羶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  
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一人皆得朝廷以爲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  
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惶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  
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

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凡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又閱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

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日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畱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尙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鬪多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歷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效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

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

矣尙爲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尙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謹皆早卒孫八人澤淵皆



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温未仕  
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  
而國夫人耐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諡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  
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  
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  
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  
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  
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  
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旣病而歸死也自周  
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  
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榮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胙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柬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肥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壘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沿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

江東沂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媿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畱

心惟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極及其後其文筆不多見而

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尙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尙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尙書尙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尙書屯田郎中知眞州軍州事君眞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王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遊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

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義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棄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眞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盪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

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著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饒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

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祀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卽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疆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

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闔門始後世志於教者亦未之勸而已天下目重

以戾相蕩以侈疣然斃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議  
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  
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  
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真宗日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  
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卽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旣至度不可  
屈乃已後終推子第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  
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  
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  
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遽璉捕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  
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饋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  
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  
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舖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  
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船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



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旣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眾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遠漳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